

GUOHUAIJIANPYAN
诡话连篇
第3辑

风靡全国百所院校的惊悚经典

高校骇事件

大学寝室不曾公开的真实诡故事

安养童◆著



北方文萃出版社

·安养童◎著

高校孩事件

北方文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校骇事件 / 安养童著.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0. 12
(诡话连篇·第3辑)

ISBN 978-7-5317-2545-9

I. ①高… II. ①安…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21956号

诡话连篇·高校骇事件

Guihua lianpian Gaoxiao Haishijian

作 者：安养童
策 划：光 南
责任编辑：徐秀梅
出版发行：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www.bfwy.com
邮 编：150010
电子邮箱：bfwy@bfwy.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22
字 数：490千
版 次：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0.40元（全三册）
书 号：ISBN 978-7-5317-2545-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001 / 楔 子	111 / Chapter 7	兄弟
007 / Chapter 1 山魈	147 / Chapter 8	图书馆传说
023 / Chapter 2 厕灵	171 / Chapter 9	龙窟惊魂
029 / Chapter 3 怪虾女子公寓	187 / Chapter 10	幽居者
043 / Chapter 4 香花	209 / Chapter 11	彼之道
061 / Chapter 5 迷妄轮回	225 / Chapter 12	是这样飘吗
099 / Chapter 6 噩梦搜集者		

楔 子

你去哪里看书都好，但最好别在周末晚上去我们的教室。

故事若要继续进行下去，我们还必须回到蓝星咖啡馆。

话说那天，我对蓝星咖啡馆老板的诡异经历听兴正浓时，他却结束了自己的故事，这让我一时间遗憾无比，但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出自己的感受，他们吧台的女孩就插嘴进来，把我们的话题扯到了他的哥哥身上——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意外的收获。

女孩出了这个雅间后，最多也就十分钟，就又一次回到了这里，兴奋地对我们说，她的哥哥已经同意尽快赶过来，因为要乘至少两路公交车，所以路上可能会耽搁些时间，但最多也不会超过半个小时，所以我们还要耐心些。

半个小时不算久，这点耐心我们还是有的。

果然，大约半个小时后，一个二十三岁左右的年轻人走进了咖啡馆，在与女孩一番亲昵的寒暄后，女孩带领他走进了这个雅间，

然后，把他的哥哥和我们做了互相介绍，自己又走出去招呼客人去了。

这时候，小伙子也不再拘谨，他找了一张椅子坐下来，又谢过了主人亲自为他冲的咖啡，然后对我说：“作家您是牛人一个啊，我可是早就知道您的大名了。”

我客气了两句，然后用温和的语气把我和咖啡馆老板的意思向他简单说明了一下。

他很爽快地回答我说：“这个没问题，其实我很早就有心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了，只可惜自己文笔太差，几经尝试，最终放弃，但今天能为您这样的高手提供素材，实乃小弟我三生有幸！”客套话说完之后，年轻人开始了他的叙述：

那一年我大一，正是临近期末考试之时，因为上次考试成绩实在太差，被老师在课堂上点名批评了一次，所以这次想努力考好点，至少要让老师不再总是盯着我。我说到做到，这样决定后，我不但在课堂上全心听讲，更是把课余的所有空闲时间，都用在了温习功课上，到后来我甚至把周末逛街和打篮球的时间也都废了，全力窝在宿舍里读书。但很快我就发现现实中并不是事事遂愿的：比如在那个周末晚上，这时候，有女朋友的室友大都约了女朋友去外面玩了，没有女朋友的大都窝在宿舍里玩网络游戏或上网，然而我们毕竟还都是大一生，没有女朋友在宿舍里的占有很大的比例——而这正是问题所在，因为宿舍里光棍多，所以一到周末就特别热闹，听音乐的，联机混战的，种种的嘈杂和喧闹根本就无法让人专心学习。

后来，在我向他们提出抗议时，一个室友竟毫不客气地对我说：

“要学习的话，你就去教室，干吗一定要在宿舍里学？周末就是用来放松的。”

对于这个室友，他的态度确实让我有些气堵，但想想他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于是我也就不再说什么，收拾了东西打算去教室，在我收拾完了东西，已经走到门口时，那个室友竟又喊住了我，说：“你不会真的去吧？我只是在说气话。”

这时，我回过头才发现，几乎所有的室友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在以一种惊讶而古怪的表情盯着我。

他们的样子让我感到非常的奇怪，我问他们：“你们怎么都这样看着我，有什么不对吗？”

和我赌气的那位室友这时说：“你去哪里看书都好，但最好别在周末晚上去我们的教室。”

“为什么不能去？”

“难道你就没有听说过我们教室，甚至我们整个学校的那些传闻？据说，尤其是我们班的教室，周末晚上是没有人会去的。”

我吐出了一句脏话，然后转身自顾走了。我当然听人说过流传在学校里的那些传闻，无非就是女厕恶灵啦、解剖室山妖之类的吗？实话说，这种传闻，任何的一所大学里面都会有，在我看来，完全都是妖言惑众；不过关于我们教室的传闻，我倒还是真的没有听说过，但管他呢，说不定只是这个小子在吓唬我。

我心里在胡思乱想着，向教室的方向径直而去。大约十几分钟后，我走到了教学楼那里，抬头一看，不禁觉得奇怪，整整六层的偌大一栋教学楼，竟只有一间教室是亮着灯的，其余的都是黑漆漆一片，这一点的确和平常是不太一样。

于是我低着头又走了几步，我忽然觉得不对，怎么那个亮灯的教室那么像我们的教室？这时，我抬头又看了一次，果然，亮灯的教室在四楼，正是我们的教室。

我带着疑问进了教学大楼。几分钟后，我到了我们教室的窗口前，隔着窗玻璃往里面看了一下，发现竟有男男女女十多个学生坐在教室里。

居然还有比我更用功的人，我一边想着，一边正打算离开窗口推门进教室，这时，我忽然又一次感觉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些人好像不是在读书学习？带着疑问我回头又看了一眼，才发现那些学生是面对面围着几张桌子在坐着，那样子就像是围在一起讨论什么事情。

管他呢！只要不影响我学习，随便他们干什么。这样想着时，我已经推门进去，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甚至没有再看他们一眼，就拿出书本开始看书。

大概就在我看了两页书的时候，忽然有人朝我肩膀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孩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我的身后，这时她对我说：“喂，不用这么努力吧，只是自习课而已，又没有老师看着，不如来加入我们吧？”

对于她的打扰，我满腹的不情愿，但又仔细一看，发现这是个既水灵又清纯的女孩，我不禁心里动了一下，但我仍是装作不情愿的样子，没好声气地问她：“干什么？”

她说：“我们在讲故事，你有故事的话也可以来讲给大家，没有故事的话，来凑个热闹也行，怎么样，来不来？”

令人感到滑稽而又毛骨悚然的是，女孩在我最后一句话时，

那边坐着的几个学生，竟也在学着她说话：“怎么样，来不来？”他们在学着那女孩问我时，语调缓慢而整齐划一，给人一种无比诡异的味道。

这时我本来打算拒绝她的，但转念一想，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邀请我，说不定是对我有些好感呢，如果我推辞了的话，岂不是连认识她的机会都失去了。想到这里时，我低下了头，故作矜持地装出了一副在考虑的样子，想了一会儿后，我抬头说：“好吧！反正每天都是读不完的书。”说完这些后，我站起身来，跟在她后面，走了几步，在那一堆人中找了个位置坐下。

可在坐下后，我突然发现，面前的这些男女学生中，只有一个是认识的，就是邀请我加入他们的这个清纯女孩——这时，我才想起她是谁。其实我们也说不上认识，毕竟我连她姓甚名谁都不知道，我只是曾经有几次看到她坐在我们教室的最后一排听课，但从不发言。但更多的时候，我看到那张桌子是空的，我曾经以为她或许是别的班来的旁听生，没想到今晚又在教室里看到她。但除去她之外，其他的人全是生面孔。

我不禁又纳闷了：好歹我在这个教室也读书半年了，竟会不认识自己的同班同学，这有可能吗？后来又想到，班主任好像说过，这几天可能会有转学的学生加入我们班，莫不就是他们？但一想又觉得不对，就算有新加入我们班的，以我们班现在的空位置，最多再来三两个而已，但怎么可能一次来一群？

不过后来我又想到，或许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是别的班级的，是被那个我见过的女孩邀请过来的——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的。

这时，一个男生开口了，他说：“别废话了，我们现在开始吧，

你们谁想先讲第一个，请举手？”

一个女孩举起了手说：“我先来吧！我的故事名字叫《山魈》，希望大家喜欢。”

这时，我禁不住在心里嘀咕：一群没有礼貌的家伙，连个自我介绍都没有。

但是——女孩开始了她的故事……

Chapter 1 山魈

据说它拥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秘密本领，可以随意混迹于众兽之中，伺机猎食众兽。

【1】

在我进入这所医学院的第二年，就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事：迁校。

因为我们这里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几十年，一个中型城市就悄然兴起在中原大地上，它就是闻名全国的“煤城”，我们的平顶山市。

但在近几年中，政府发现，因为我们过去对煤炭资源的无序开采，已经把我们自己置入了一种危险的境地——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大半个城市都已经被列入塌陷区之内。

于是，在近几年中，政府终于启动了一项为期 30 年的迁城计划，决定把这座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迁移到市区向西 25 公里处的贫瘠山区，那儿的地表之下不含有煤炭或其他资源，的确是个建设新城区的好去处——只是可惜了这个鱼头山自然保护区，它被

划为自然保护区也不过是仅仅十年的事，没想到，现在却又要为人类自己的生存让步了。

第一批迁移的单位主要是政府机关、学校和一些以轻工业为主的工厂。当然，我们的医学院也在其中。

去新学校的第一天，下了公交一看，我们这一车的几十个学生全傻眼了，一条笔直宽阔的公交线路经过我们的校门口后，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脚下，但可惜的是在公交线路两边，一边是无边无际的旷野和偶尔的几块玉米地，另一边看过去不足百米就是树木遍布的丘陵地带。就算是最近的市政府新大楼，也在至少两公里之外。

班主任好像是看出了我们的失望，他走到我们前面，挥手指了指那些树林说：“你们不要看现在这儿是荒凉的，但可能十年不过，这儿就会成为市中心，而那些荒野和树林，也必定会成为闹市区！”

而这件怪异之事，就发生在我们正式在新校舍上课的第七天。

就是在这一天，我决定了要自杀的，原因很简单，我已经相恋三年的男朋友突然移情别恋，而我又无法经受这样的打击；因而，我费了些心机，弄到了一针管的氰化钾，随时带在身上，打算在我们的相识纪念日那天死给他看。那个日子并不远，就在一周后。

那天也是自习课，我正在伏案读书，忽然听到同桌的曼娜对我说：“菲菲，你快看，那儿有一只猴子在偷玉米！”

我抬头向四楼窗外（她指的方向）看，那是距离学校围墙有大约二百多米的一块玉米地，果然有一只猴子正在抱着一株玉米，和上面的玉米穗较劲，那笨拙的样子看上去又滑稽、又可爱。尽管死期日渐逼近的我已经毫无心情，但仍是不禁兴奋地叫了一声：“哇，太逗了！”

我的叫声顿时把教室里几乎一半的同学都吸引了过来，眨眼间，前后两个窗子就挤满了看热闹的脑袋。

就在这时，有个女生尖叫着说：“快看快看，那边又过来了一只小猴子！”她的喊声让大家顿时齐刷刷地把头转向了那边，果然，一只个头比它小了很多的幼猴，正晃晃悠悠出了林子，直奔大猴这边而来。

几个麻雀一样的女生唧唧喳喳猜测说：“这一定是它的儿子了！”

“对啊！肯定是母子俩。”

“我觉得一定是父子俩。”

……

显然，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和她们乱糟糟的猜测都不一样：在那只幼猴靠近大猴的一瞬间，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那只大猴展开了攻击，并在仅仅几秒钟里，就把那只大猴子放倒在了地上。

麻雀女生们的猜测也因为这突发的变故而顿时停止了，教室里立刻变得安静无比。

就在这时，那只幼猴蹲在了地上，在那只大猴的身上撕扯起来。没多久后，它的两只前爪就捧着一个什么东西站起身来，然后一转身向林子深处逃去。

“哇，这只小猴子太厉害了，简直是成精了……”麻雀女生们又一次哇哇乱叫起来。

【2】

那天下课后，至少有十几个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野猴的同学们都出了校门，拥向后山。在那块玉米地里，我们看到了仍然躺在那里、

并且早已经死去的大猴。但等大家走得更近、看得更清楚时，几个好奇心大，却又胆小如鼠的女生终于大声尖叫或就地呕吐起来。

我在前年暑假时学过驾驶，在驾校早就看过数不清的血淋淋的车祸场面的照片，当然早就练就了胆子。看着挤在前面的几个女生都退了回来，我就趁机跟在了男生季耀鹏和朱杰的身后，靠近了猴子尸体摆放的地方。

尽管诸如此类的血腥场面我已经见过了不少，但那些毕竟都是驾校的宣传照片，不足以使人感受到今天这种惨烈的现场感——看之下，我差点也呕吐了：鲜血喷溅得到处都是，而那只猴子仰面倒在地上，胸前有个手腕粗的血淋淋的大洞。再加上现场那呛鼻的血腥味，的确使人有种几欲眩晕的感觉。

“这简直就是一个屠杀现场嘛！”手拿一根棍子的朱杰，一边用棍子拨弄猴子的尸体，一边说。

这时，季耀鹏开口了，他问朱杰：“你觉得那只幼猴是怎样把这个头几乎是它一倍的大猴放倒的，它会不会持有凶器，否则，它怎么会在大猴子的身体上留下这么大的伤口？”

朱杰说：“我怎么知道？我们都是在教室里看它们开战的，那么远的距离，你看不清楚，我当然也看不清楚。”

这时季耀鹏回头看着我和朱杰神秘一笑，又说：“不过，我倒是想到了这只猴子尸体的用处！或许我们可以把它抬回去，练习解剖用，想必大家都还没有解剖过猴子吧？”

朱杰惊讶地看了看他，说“怕是我们班主任不会同意吧？”

季耀鹏说：“打个电话问一下不就行了。”说完，他拿出了手机，走向一旁，开始给班主任打电话。两三分钟后，他走了回来，说：“好

了，班主任已经同意我们把这只猴子弄回去，来，朱杰，我们抬走它！”直到这时，他才发现，朱杰人已经没了踪影。

他问我：“菲菲，朱杰呢？”

我用手向林子方向指了指说：“朱杰说他要去追踪那只小猴子，往那边走了。”

他骂道：“狗崽子，他走了，谁帮我抬猴子尸体？”

我看了看后面，有几个男生看势头不妙，已经远远溜了，我只好说：“我帮你吧！”

那只猴子并不重，我觉得也不过三四十斤而已，我和季耀鹏很轻松地就把它抬到了校门口，就在我们正要进门时，门卫老董突然从传达室里跳了出来，对我和季耀鹏嚷嚷着：“你们这两个孩子抬的什么？”

我说：“我们在林子边的玉米地里拾了一只死猴子，想弄回来练习解剖用。”

老董这时也走到了我们身边，一看那只猴子，他惊叫道：“天啊！你们这些孩子究竟干了什么？这里是自然保护区啊，你们这样做要被判刑的，你们的胆子也真是太大了！”

季耀鹏连忙回答说：“董伯伯，这只猴子并不是被我们杀死的，它是被一只比它的个头要小很多的一只幼猴杀死的，你不信的话，我们班的同学都可以作证。”

老董疑惑地看了我们一眼说：“听你们的说法，好像很奇怪，一只幼猴把一只成年猴子杀死了？”

季耀鹏点了点头说：“是很奇怪呀，董伯，不知道那只幼猴是怎么做到的，它在大猴的胸前撕开了一个洞，现场还流了好多的血

呢！”

听了他的话，老董皱了皱眉头，示意我们放下猴子尸体，然后他弯腰去检查。然而，就在他看到那只猴子胸前伤口的一瞬间，脸色突然间变得苍白无比。他的身体仿佛失控般地向后退了两步，一脸惊恐地连声说：“天啊！是山魈、是山魈，这怎么可能？它们已经多年都没有出现过了。”

他那惊恐无比的样子让我和季耀鹏也有些惊讶，我问老董说：“董伯，什么是山魈？”

老董仿佛痴呆了一样，仍在盯着猴子尸体，不说一句话。

这时，季耀鹏对我说：“山魈也叫鬼狒狒，是世界一类保护动物，主要分布在非洲的喀麦隆萨纳河南部、赤道几内亚的比奥科岛、加蓬和刚果。现在泰国、越南等南亚地区均有分布，原因未知。山魈有浓密的橄榄色长毛，马脸凸鼻，血盆大口，獠牙越大表明地位越高。雄性山魈脾气暴烈，性情多变，气力极大，有极大的攻击性和危险性……”

这时老董忽然打断了他，说：“你说的只是大猴子的一种而已，根本不是真正的山魈，真正的山魈随意变化，取众兽性命于无形，且唯以众兽的心脏为食。据说它拥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秘密本领，可以随意混迹于众兽之中，伺机猎食众兽，直到身份暴露之后，它才匆忙逃遁，然后去找下一个可供它猎食的群体。说到这里，想必你们也知道了，它并非众兽中的一种，它其实是一种邪恶的妖魅。因此，尽管在小时候爷爷告诉我的，与它相关的所有传奇中，并没有攻击人类的情形发生过，但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奉劝你们以后少去后山为好。另外，你们在解剖它时，也可以留意一下，这只猴子

的心脏还有没有在它的体内？”

老董那天的言语和举动太怪异了，以至于把我们所有的好奇心都勾了起来。当晚，我们就解剖了那只死猴子，但结果是一切都被老董说中：那只猴子的心脏已经不在它的体内了。

难道说，那天那只幼猴双爪里捧的就是这只猴子的心脏？太可怕了，一只幼猴居然如此轻易地挖走了一只个头几乎是它一倍的大猴的心脏，天啊！

【3】

到第二天中午时，我们仍然没有在教室里看到朱杰，这时我们才想到，朱杰是失踪了。认识到这一点后，我和季耀鹏立刻向班主任报告。班主任在查问一些人后，没有得到朱杰的任何消息，打朱杰的手机，同样也不通。他也立刻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他不敢怠慢，立刻向校长办公室做了汇报。

就在当天下午，在各班级老师的带领下，几乎全校的学生都拥向了后山，开始对那些山丘和森林进行地毯式搜索。那真是一次浩荡而壮观的行动，近两千名师生保持着一米一人的距离，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座山丘，然后洪水一样涌入了林子。但可惜的是，直到傍晚时，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发现。就在校长准备下令收兵回校的时候，忽然收到消息：在下面的山间中发现了血迹和一只运动鞋，因而需要几个和朱杰熟识的人去确认一下，那鞋子是否是朱杰的鞋子。得到了消息后，我快速赶了过去。到了那里后，我一眼便认出，那只鞋子绝对是朱杰的，然而血迹的方向却是向河中去了。于是，几个自告奋勇的同学决定涉水过河，查看血迹的去向。但他们到了对